

最新女性情感系列

ZuiXinNu
XingQing
GanXi
Lie

Mei Gui Gu

玫瑰谷

方 敏 /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I24.7

63-C₁

玫瑰谷

方 敏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农干院 B0052107



玫 瑰 谷

作 者 · 方 敏 著

出 版 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：300020

发 行 · 新 华 书 店 天 津 发 行 所 发 行

印 刷 · 河 北 省 三 河 市 宏 达 印 刷 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9.25 字数 183000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6-2681-7/I · 2395

定价：11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现实生活中世情、亲情、爱情的变幻，使两个不同性别的中年知识分子，先后走进原始的山野中。他们摆脱了“社会人类”的境界，进入了“自然人类”的境界。在他们不期而遇之后，他俩，他们周围的人、动物和植物，世上不同的种群之间，逐渐发生了一连串的天地交汇，灵肉融合。

奇特的人物，奇特的故事，奇特的现象，令人惊讶、惊惧，令人惊喜、惊叹！

引 子

若干年后，京城人渴望玫瑰就像若干年前渴望金钱一样。人们见了面不再打听：“哪里能挣到钱？”而是询问：“哪里能找到玫瑰？”

人们把成千上万元纸币交给花店的老板，让他们去寻找玫瑰。哪怕是找到天涯海角，也在所不惜；哪怕是找一枝半朵，也心满意足。

但是，不知为什么。花店老板费尽周折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枝半朵玫瑰，一旦到了人们的手里，很快就会变得焦干枯菱，姿色全无。

久而久之，每年二月的情人节前后，没钱的人们就用杂交的月季花做代用品。有钱的人们则去金店订做K金的玫瑰花。

但是，杂交的月季花既不芬芳又不高贵，常常被情人的情人扔出室外。而K金的玫瑰花则不仅没有香味，甚至连生命都没有，一对好好的情人又常常会因此告吹。

从此，有情的情人开始了无奈的寻觅，无情的情人开始了无望的等待。而每年的情人节便成为有情和无情的情人们的鬼门关。

终于有一天，京郊一个叫做麦庄的村子，在京城各大媒介上登出广告说，在麦庄附近有一个玫瑰谷，在玫瑰谷的山坡上，长着成千上万棵玫瑰，一年四季都开放着馥郁艳丽的花朵。

各大媒介还在屏幕或彩页上打出了玫瑰谷的画面。那一坡坡散发着香味的玫瑰花朵，足以让曾经见过玫瑰花的人们为之倾倒，如同再生；让不曾见过玫瑰花的人们跃跃欲试，不惜赴汤蹈火。

这一天，便成了麦庄兴旺发达的里程碑。

麦庄人把原来堆放着麦秸和积蓄着污水的空地抹上水泥，砌上围墙，修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停车场，接待着一辆接一辆从城里开来的小轿车、大轿车。

麦庄人把原来零散破旧的平房小院，折成钱，算作股份，合伙盖起一幢又一幢的高楼，办起了旅店和饭店，接待着一拨又一拨从城里涌来的游客。

麦庄人曾试图把由麦庄通往玫瑰谷的羊肠小路拓宽成水泥马路。但是，无论请来什么样的高手，不是碰上连续塌方，就是碰上连发洪水，这水泥马路总是修不成。

结果，不论什么样的游客，也只能靠两条腿，走几十里的山路，才能见到玫瑰谷的美景。

到过玫瑰谷的人都奇怪玫瑰谷的神秘。只要闻到玫瑰花的香气，有情的情人会变得更加默契；只要看到玫瑰花的艳丽，无情的情人也会变得情投意合。

于是，有的人便想采摘一枝半朵玫瑰，回去研究开发。但是，无论是男女老少，无论是明取暗偷，只要有谁敢碰一朵花、一片叶、一根枝，立刻就会召来一阵龙卷风。

结果，进入玫瑰谷的人们便互相告诫，人人都变成了谦谦君子：动口不动手。

在麦庄通往玫瑰谷的小路口，有一座两层的酒楼。凡是进出玫瑰谷的游客，都要在这里打尖小坐。不论会不会喝酒的人，都会不自觉地抿上两盅。

酒楼的老板是个白发苍苍的矮个子老头儿。一年到头，一天到晚，他都会坐在酒楼里，眯着恍惚的醉眼，喷着清新的酒香，带着微醺的表情，向人们讲述着，若干年前，当麦庄还是一片烂泥破屋，玫瑰谷还叫作死亡谷

的时候，是他亲自把一位从京城里来的漂亮的女记者，送上了这个通往深山的小路口……

1

林岚把写好的辞职书装进信封，然后写上报社的地址、总编辑的姓名，封上口，贴上邮票。

这一切她都做得十分自然从容，好像是在给南方的父母报告平安的消息。

林岚不是个不谙世事的毛丫头，但这个决定却是在一瞬间做出的，正像她写小说时对灵感的捕捉。

灵感来自昨晚的那个梦：

寒冬里的报社要分一批大白菜，每人一棵。林岚和大家一起冒着纷飞的大雪，把大白菜从广场的卡车上一棵一棵地搬回报社的大楼，码放在拥挤的走廊里。但是，当冻得瑟瑟发抖的林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喝了一杯热茶，接了一个电话之后，她却发现走廊里的大白菜已经被瓜分殆尽。

林岚去问报社的办公室主任，一个矮墩墩的、表情憨厚的中年男人。

“你还缺这棵大白菜吗？”

办公室主任憨厚地笑着，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却像坟地里的萤火虫般闪烁不定。

回到走廊里，一群举着大白菜的同仁正在鱼贯而过，像是一支举着白色小旗的示威队伍。

见到两手空空的林岚时，人们或侧脸、或正面、或摇晃着头脸，向她投来各式各样的表情：有明哲保身的回避，有无可奈何的同情，有洋洋自得的炫耀，有幸灾乐祸的仇恨……

林岚相信这是一种预兆，一种排斥，或是离异的预兆。

清晨醒来，那个梦仍然历历在目：一副副诡谲多端的表情，一棵棵被霜打过的大白菜……

林岚在床上坐着发了一会儿愣，然后翻身下床，不漱口，不洗脸，断然写下了这封辞职信。

两天后，这封辞职信就将展开在报社总编辑的面前。他未必会为她的离去而遗憾，报社没有她也照样存在。他也不会为她惋惜，报纸没有她的文章也能填满。他一定会很恼怒，因为她竟然不屑于亲自到报社去交上这份辞职书，当面听听他的意见。

那一年，她的小说在文坛引起轰动时，总编辑把她叫到办公室里谈话。

“你是很有才华的，希望你把才华用到工作上来。”

“我有不完成任务或是无故缺勤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为本报写的长篇通讯，有被《香港文汇报》全文连载的，有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的，有被七、八家报刊转载的，还有获全国优秀新闻奖的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么您还希望我怎样做呢？从此挂笔不再写小说？”

“你别忘了，报社待你不薄，给你分了房子，还给你评了职称。”

“当然记得。除此之外，领导还给我发了十五年的工资和奖金。”

从此，总编辑不再找她谈话，迎面而过也只是视而不见。她却坦然。

去年，恰值报社搞改革的时候，她的一本新小说上市之后便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。

她的部室主任又找她谈话。

“你这本书挣了多少钱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应该动脑筋为报社挣钱。”

“靠什么？”

“靠版面，拉赞助，拉广告……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谁找你发文章找谁。”

“我的版面只认文章不认钱。”

“改革了，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。”

改革后，部室主任接了她的那块专版，常常发上一篇
篇文章就能拉来上万块钱。对此，她依旧坦然。

然而，天长日久，她才发现，她的坦然未必能换来
别人的坦然。类似分大白菜那样的场景和感受，她又何
止是一次两次的体验？

当然，她也有想不明白的时候。在这个报社里，有
的人明明为了自己的私利上窜下跳、四处钻营，但是，当
他一遍遍地宣称自己是在为报社辛辛苦苦时，人们也便
确认了他的功劳。此外，还有一些人，将那些明明一小
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拖到下班以后还迟迟不走，日积月累，
却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和提拔。

表妹笑她说：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么其二
又是什么呢？

表妹又说：说了你也不懂，懂了你也不会，不如我
行我素。

但是，我行我素仍然不能给她带来一个平和的心境。如果到了连一棵大白菜都不肯分给她的地步，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呢？

她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，何况她还是一个凭直觉写作的女人呢？

想到这里，她毅然决然地下楼、上街。毫不犹豫地
将辞职信投进了街边的邮筒。

回到房间后，她开始漱口洗脸。既然不用赶去上班了，这一切她都做得更加仔细，更加从容。

她甚至还认真地做了一次脸部的皮肤护理。去死皮膏、按摩霜、面膜、紧肤水、精华素，她样样齐备。

以往，她只是在每次出差归来，风吹日晒之后，晚饭之后，一边看电视一边护理皮肤。但是，今天却改在了早饭之后，对着镜子慢慢地进行，每一程序都很到位。

镜子里的她显得很年轻，不论认识还是不认识的，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。

但是，毕竟是三十八岁的女人了，她要好好活着，她要留住青春。就算不为悦己者，也要为自己。

电话铃响起时，她没有去接。不会是父母的，为了省钱，他们打电话总是在节假日或晚上九点以后。也不会是表妹的，她出差一个月，刚刚动身。其他只能是公

家的事，而她现在已经不再是公家的人。

但是，她却想到是否应该给父母打个电话或写封信？

一边梳理着浓密的黑发，一边决定了先不对父母说。

那是一对在大学里面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。他们教育子女和教育学生的思维方式没有什么不同。无非是勤勉忍耐。尽管他们用几十年的勤勉和忍耐换来的只是失去自我和两袖清风。

当然，也没有必要告诉表妹，尽管她和父母的看法会截然不同。她会谴责她的怯懦，她会鼓动她去斗争，打他个天翻地覆、水落石出。但是，她和血气方刚的表妹不同，她已经是三十八岁的人了，人生一共才有几十年？该做的事情却是多少个几十年也做不完的，哪有时间去消耗呢？

她从冰箱里取出一袋鲜奶、一只鸡蛋，又从橱柜里取出两只搪瓷小锅，一只煮奶，另一只煮鸡蛋。平时因为忙着上班，总是把鸡蛋打到牛奶锅里。现在分开煮，口感要好得多。

接着，她又在一面包上抹上黄油，在另一面包上抹上草莓酱，然后将两片面包合在一起，放进三文治烤炉。

渐渐地，小小的厨房里就弥漫起烤面包和牛奶的醇

香。这时，她先将一粒金施尔康用温开水吞了，然后坐下来，慢慢地享用这一顿十分简单却让她心满意足的早餐。

打她记事以来，就没断过喝牛奶，吃维生素。为了这个习惯，报社的女人们，包括五十以上的和三十岁以下的，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。说是难怪她会显得如此年轻，还说要仿效着去做。就算不能未雨绸缪也要亡羊补牢。

对此，她一笑了之。

其实，当面背后，报社的女人们讨论她的地方还很多。为什么她不论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显得光彩？为什么她孑然一身，还会把家里装备得自在舒服？

她还知道，报社的男人们也常常在讨论她，为什么一件普通的事情让她写来就会妙笔生花？为什么不见她卖力气却只见她出风头？

对于这一切的讨论，她都一笑了之。

也许正是这一笑了之，使她丧失了分大白菜的权利？也许正是这一笑了之，给她带来了排斥和离异？

她弄不懂，或者如表妹所说的，就算她弄懂了也会无所适从。

不过，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。人们对她的讨论将难

以为继，因为她将不再为他们提供任何信息。

电话铃又响了起来，她还是没有接。

她忽然想到，她应该消失一段时间，直到报社的人们把她彻底忘却。

到哪里去呢？

去南方父母家？那里有慈蔼的老人，有温馨的氛围，给她以亲情的抚慰；那里有绿色的校园，朗朗的读书声，给她以身心的滋润。

但是，她带给父母的又是什么呢？是忧虑，是担心，是无休无止的唉声叹气。她带给校园的又是什么呢？是惊讶，是猜疑，是莫名其妙的多余。

如此这般，她还能够得到抚慰和滋润吗？

或者，去表妹家？表妹和她相差十五岁，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何况她一个人住着宽敞的两居室。

但是，那些电视台的年轻人却令她无法接受。她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聚会。是给表妹过生日。

回想起来她都会头痛，那简直是一通胡闹，一场战争。他们把啤酒瓶当作机关枪，让黄色的液体四处扫射；他们把蛋糕当作手雷，劈头盖脸地扔来扔去；他们把音乐当作炸弹，不炸开你的脑袋炸断你的神经决不罢休。

事后，她帮着表妹收拾了一整天屋子，表妹还乐呵

呵地说“过瘾”。

毕竟是差了十五岁，毕竟还是有代沟。

还能到哪里去呢？

难道去深山老林里当一回野人？或者到孤岛上做一回鲁宾逊？

就在这时，她想起了玫瑰谷，恰似她在创作时的灵感一现。

玫瑰谷这个地名她是一个月前才听说的，在电话里，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他说：“还记得我吗？江明，小时候的邻居。”

记得，他的父母和她的父母是朋友，文化革命中一起挨过斗。后来，他家搬走了。

他说：“我找你找了好久，早就知道你在北京。大作家、大记者，炒得火火的。”

他比她大几岁，小时候常常神气十足地对她说，长大了要当宇航员，上月球。

他说：“我现在在玫瑰谷，种玫瑰。记得吗，小时候，玫瑰就像你的命？”

怎么不记得？小时候，她家院子里有一丛玫瑰，芬芳，艳丽，茂盛。有一次，他擅自摘了一朵，别在胸前，说是要带到月球上去。为此，她又哭又闹，坐在地上不

肯起来，非要他把那朵玫瑰接到花枝上去不可。结果是他的父母又从花市上买来一棵玫瑰，种在她家的院子里。如今，两丛玫瑰都还在，每到开花季节，依然芬芳，艳丽，茂盛。

他说：“想不想来玫瑰谷住几天？坐长途汽车，半天的路程。”

真想。单是玫瑰谷这个地名就让人想入非非。但是，报社的采访任务一个接一个，签约写书的出版社又三天两头地催。

他说：“最好是春末夏初来，风光最好。”

眼下正好是五月底，她也终于自由了，没有了采访任务，没有了考勤的制约，哪怕她去玫瑰谷住上一辈子呢！

至于那些签了合同的小说们，她可以带到玫瑰谷去写，或者就干脆放一放，等她有了好心情。

说走就走，她立刻拨响了江明电话。

占线。说明江明现在玫瑰谷。

玫瑰谷，谁起的名字，足以让人幻想出十个玫瑰色的故事。她真想立刻便置身其间。

她停了冰箱，拔掉了屋里所有的电源，要去就多住几天。